

人工智能愈发深度参与到文艺创作中,如何从傲慢戒备到“为我所用” 面对 ChatGPT,需要“另一种自信”

■本报记者 许畅

随着人工智能愈发深度参与到文化艺术创作中,很多人“坐不住了”,文学界、影视圈、流行音乐等多个领域持续掀起一波波热议——一段 AI 制作的虚拟表演视频,让演员张颂文直呼“吓得失眠”,担忧“演员这个行业是不是要消失了”;面对“AI 孙燕姿”神速繁殖的歌单,“冷门歌手”孙燕姿的小作文刷屏数日,“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幸你也是可定制的”透着冷峻洞察;科幻作家刘慈欣自称,有篇大会发言稿让 ChatGPT 帮忙救急,“写得还不错”,并直言“人们常说人工智能没有灵魂、感受,这或许不过是自我安慰”。

“ChatGPT 的诞生不仅是技术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在这场颠覆式变革中,文学的位置在哪? 艺术孵化何以进行? 这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伟表示,文艺创作无法回避技术革命带来的时代之问、当下之问,这需要有新思路、新探索、新做法,与新技术共同进步。

放下傲慢,人类开始“学乖”了?

“过去我们谈技术、人工智能,往往存在敌对、戒备、不服气等傲慢情绪,要与机器一比高下。多年来人机交互特别是 ChatGPT 迅猛发展后,人类‘学乖了’,不再那么自信。”近日,文学孵化与 ChatGPT 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郅元宝表示,以往讨论中创作者容易陷于“大脑无可比拟”“情感无法取代”等观点,但抛开这种武断式自信,人类应生发“另一种意义上的自信”,那就是积极调节心态,相信自己通过学习能够同步更新迭代知识体系。

这种“学乖了”绝不是“躺平”,而是清醒意识到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蔓延到人类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它以巨大的吞吐量、令人目眩的更新速度和深不见底的未知潜力,强劲而醒目地横亘于新时代,是当下创作者需直面的新命题与新处境。

前不久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上,作家韩少功用两个词形容 AI 的威力——“野蛮上门”且“立等可取”,他提醒有大志向的作家,应该思考在哪些方面补救,在哪些方面奋斗,在哪些地方争取脱困,从而走出创作的危机。

“人工智能可以复制无数个‘我’,一年‘拍’30 部电影,表演由电脑工程师完成……”张颂文思索职业危机的同时,也在



智慧大屏“魔墙”运用 AI 技术,将沪上地标建筑、演艺剧目、上博文物等进行触屏展示,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主办方供图)

撬动表演空间新的缝隙——“AI 可能很完美,但人类可能因自身缺陷变得真实,这是 AI 无法替代的。表演要演绎出生活的真实,在思考如何来源生活高于生活时,不如先想想如何贴近于生活。”

“ChatGPT 是非常优秀的游戏性作家,通过海量阅读,它在文学形式的把握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指出,作家对形式的依赖其实远超想象,这个形式不是简单理解的叙事,也包括人物设置等整套范式。而个体作家掌握的形式总归是有限的,但 ChatGPT 可大大提高把握形式的能力,提供框架性建议。

“你有多厉害, ChatGPT 就有多厉害”

放下戒备与傲慢,并不意味着“唱衰”“认怂”。业内认为,与其讨论创作是否会被 ChatGPT 取代,不如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更好地“为我所用”。

“第五、六节中若干词句和情节发展,便是在人工智能中文预训练模型辅助下完成的。”——几年前,作家小白参与用 ChatGPT2

辅助写作的项目,完成中篇小说《“发挥你的无限潜能”》。他发现,迭代升级过的 ChatGPT 绝对是辅助写作的贴心工具。“ChatGPT4 可以推理出上下文环境中没有提到的事情,并学会对它无法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变化做出推测;同时似乎具备了对人类写作而言极其重要的心理理论能力,推测特定情境中不同人的想法、观点、情感变化,甚至懂得如何反讽,通过语言表达来模拟人类情感。”在小白看来,人工智能带来更迫近的命题,已经不是担心“是否取代”,而是变成人类“如何驯化”,我们自己如何与模型共同进步。

“你有多厉害, ChatGPT 就有多厉害。”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看来, AI 与人类共创,内容输出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提问的能力。“这意味着艺术院校学生如果想真正用好 Midjourney、ChatGPT, 光懂技术是不够的,同样要活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他提议开设一门课程——和 ChatGPT 一起创作,让人机互动“为我所用”。

“有观点认为文学本来就自带 AI 属性,也有模仿、抄袭、拼贴,是大数据模型训练的结果,只是我们可能不自知而已。”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当下读者越来越不满足于被动的、被作者喂养控制的单线程线性文学,以网络文学为例,网友评论已经直接影响作者的创作。他认为, AI 有朝一日一定会“觉醒”,挑战和希望并存,“越有人文精神的人,越要积极投入到新技术中。它会倒逼我们重新去看什么是独创、什么是拼贴、什么是模仿,从而诞生新的创意。”

“在辅助性写作上, AI 对人物、景物、场景等的描写已经很强大,但写故事的能力目前还不足以‘威胁’人类写作者。”上海网络作协会长血红观察到,不少人习惯拿着手机交流,被动吸收画面、音乐、视频,“如果一味倚赖机器,不诉说阐述自己的想法、不进行情感互动,人与人交往变得 AI 化,这或许是更加危险的情境。”

更多人在思索: ChatGPT 催生的是更便捷、解放不必要劳动力的时代,还是信息垃圾滔天、注意力迅速耗竭的时代? 邓建国判断, ChatGPT 或能激发人类新的浪漫主义运动。“沃特·翁认为,文字、手抄和印刷术等技术存在,让浪漫主义运动成为可能。同样, ChatGPT 高效生成各种模式化文字,从而让人类腾出脑力来从事更多创造性工作。”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特别报道 25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梅的白天和黑夜》： 新视角和新叙事下的“父辈的故事”



观影席

■本报记者 柳青

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很可能属于“上海题材”中的少数派,它没有桐荫花影里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既不属于衣香鬓影的花样年华,也够不上大浪淘沙的海上传奇,这电影里的主角是一些被时代和时间的潮流留在沙滩上的、褪色的小人物,他们四散在城市的角落里过着隐秘的生活。而这样的“上海题材”,又不该是少数派,因为它聚焦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那些游弋在寂寞和计

较之间, 颤颤巍巍又斗志昂扬投入社交的老年人们, 汇入了这座城市的不能挣脱的底色, 构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土壤。

导演罗冬初衷想讲述“父辈的故事”,他为了筹备剧本做田野调查时,认识了“玉梅阿姨”,她让罗冬的创作转向预料不到的方向,进入意外丛生的一段冒险。在这段旅程的终点,介于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梅的白天和黑夜》,确实制造了围绕着“我们的父辈”的新视角和新叙事。

罗冬第一次遇见“玉梅阿姨”是在南京西路的“三五大厦”自助餐厅,她和老姐妹们与一群老爷叔在此联谊。不久后,罗冬去著名的老年联谊点——宜家餐厅做调查和采访,又一次遇到“玉梅阿姨”。两次相遇,他从这个毫无社交负担的老阿姨身上了解到的讯息,让他的兴趣从“这一群”的地毯式调查转移到“这一个”。

“玉梅阿姨”出生于 1947 年,高中毕业后,她以纺织厂工人的身份参与援疆,她自称,在建设兵团的那些年,她的花名“阿克苏之花”。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把一双孪生儿女留在那里。为了回上海,她接受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南汇青年。第二段婚姻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段更短,她在怀孕时就和丈夫撕破脸闹离婚,双方扯皮磨战长达两年,最后她带着女儿回了永康路的弄堂,从此与第二任前夫死生不相见。女儿成年成家,与她关系淡薄疏远。父母去世,姐姐卖了家里

的老房子,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她很恨然:“我才不要去给她做佣人。”永康路的亭子间楼梯逼仄,她租掉这间网红街区的陋室,在上海地铁沿线的郊野之地寻找廉价的出租屋,永康路和廉租房之间的差价成为她晚年生活的储备金。

“玉梅阿姨”背负的过去没有正面出现在银幕上,当罗冬决定跟拍她时,他镜头对准的是她此时此刻步履不停的生活。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天在没有暖气、热水和独立卫浴的城乡结合部平房醒来,上海阴寒入骨的一月,她在户外洗脸刷牙,回到房间里简单锻炼,然后梳妆打扮,一丝不苟地抹代表着老派上海的银耳珍珠霜,搽茱英芭比粉的唇膏,拉上拖车出门,坐轻轨换地铁从城市的东南郊到城市中心的复兴公园,或西南边漕河泾的老年舞厅,或西北角的宜家卖场,有时,她要一对一地约老先生见面,会选定召稼楼这样的古镇。她不知疲倦地穿梭在上海越来越大的城区,至于她的过去、她的秘密,就像一张考验耐心的拼图,隐在表面活色生香的老年社交生活的背面。

最初罗冬决定跟拍“玉梅阿姨”时,有过犹豫,他担心无法和玉梅阿姨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坦诚关系,也纠结于拍摄伦理,惶恐摄制组会破坏阿姨和她的朋友们的生活节奏。但“玉梅阿姨”飞快地打消了他的种种疑惧,“从第一天起,她就根本不在乎拍摄镜头的存在”。虽然罗冬也为此费解过,他

在拍摄的同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观察,“玉梅阿姨”究竟是心态足够开放,还是她根本是强烈的表演型人格? 最后他接受了,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镜头存在或不在,她始终是自洽的。

罗冬带着摄制组日复一日随“玉梅阿姨”辗转于公园、老年舞场、棋牌室、平价餐厅和租房中介,镜头不带预设地见证了上海平民老年生活的种种出人意料又该在情理之中的片段,它们何其熟悉,又在银幕上何其有冲击力,因为这些老年群体,长久以来在追求体面的主流叙事中是不可见的。在人间,火热的生活往往意味着不可回避的粗俗的欲望,《梅的白天和黑夜》用惊人的诚实面对了这一点。在瑞金路有房子且腊月里穿皮裤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被老太太围着;老年人约会按中意程度细分成逛公园、去免费的宜家坐坐和单独喝咖啡;骄傲的老太太绝不愿选有跳舞搭子的老先生;一个经常被老太太们嘲笑的、看起来脑满肥肠的老爷叔,却是热爱阅读的老年维特……

在积攒了大量拍摄素材后,罗冬在剪辑中进行了戏剧构作,串联起“玉梅阿姨”从一段不成功的联谊关系飘到下一段,从一个不满意的住处寻到下一处。那些原生的素材不会有更紧凑、更强烈、更有戏剧性和问题意识的构作方式? 也许是有的。但《梅的白天和黑夜》现在的模样维持了一种温柔体贴的开放感,仿佛安静地凝视着市俗土壤里,无声无息地开出一大片野草花。

(上接第一版)
进一步确立“一带一路”电影文化的话语体系

中国导演王丽娜介绍,她的处女作长片《第一次的离别》去东京电影节展映时,一位年纪很大的日本观众特意在散场后向她表达观感,对方说自己已经太老了,很遗憾不能亲自去电影里那个位于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小村庄里看一看,可是他从一群新疆孩子的童年故事里,看到了自己遥远的童年。萨拉热窝电影节运营官阿明·哈季奇从大量看片选片的工作中经验中得出一个很浪漫的结论,他说,每部电影是用短暂的两到三个小时打开一扇跨文化的“窗口”,让观众看到“他者”其实就是我们。”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团队经过线上线下广泛的田野调查,发现“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和巡展机制仍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来自创作者和观众的呼声集中于, 电影节联盟如何在发掘作品、展映作品之后,更进一步地确立“一带一路”电影文化的话语体系,以及创造一种区别于奥斯卡外语片和欧洲各大影展的、全新的电影评价体系。

探索不从属于好莱坞或欧洲的『民族美学』

第28届上海电视节
28TH SHANGHAI TV FESTIVAL

“白玉兰飘香”节目展播 线下惠民放映点

今年,隶属于“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的线下惠民放映活动将全面焕新。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指导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三方携手,协调和布点全市各级各类专业文化场馆和机构力量,充分利用各自特色资源优势,进一步打造“家门口的电视节”。

浦东新区:	中华艺术宫艺术剧场
地址:	浦东新区博成路1038号
黄浦区:	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3F剧场
地址:	黄浦区苗江路678号
静安区:	沪北电影院2号厅
地址:	静安区洛川东路500号
徐汇区:	上海群众艺术馆三楼 报告厅
地址:	徐汇区古宜路125号
龙华街道红馨生活盒子	
地址:	徐汇区天钥桥路1121弄22-23号
长宁区: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地址:	长宁区仙霞路650号
普陀区: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报告厅)
地址:	普陀区光复西路2500号

虹口区:	滨港商业中心今潮8弄6号楼 L2有戏堂
地址:	虹口区四川北路武进路路口
	地铁10号线四川北路站3号口出
虹口区图书馆 曲阳分馆	
地址:	曲阳路574号
杨浦区:	国歌展示馆 报告厅
地址:	杨浦区荆州路151号
宝山区:	宝山区图书馆五楼 报告厅
地址:	宝山区海江路600号
闵行区:明珠美术馆 光的空间·心厅	
地址:	闵行区吴中路1588号爱琴海购物公园8层
嘉定区:	嘉定区图书馆 多功能厅
地址:	嘉定区裕民南路1288号
金山区:	金山区文化馆 演艺厅
地址:	金山区蒙山路280号

松江区:	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南路6弄69号
青浦区:	青浦区图书馆 报告厅
地址:	青浦区青龙路60号
奉贤区:	奉贤博物馆 多功能厅
地址:	奉贤区南桥镇南畔路333号
崇明区:	崇明区文化馆 风瀛洲剧场
地址:	崇明区崇明大道7887号